

忆江南·高州好(五首)

■ 庄家银

一
高州好，最忆是观山。
寺月残船°丹灶°冷，江风苍树白云闲。
潘士已成仙。

二
高州好，风物四时新。
冯冼功勋贤圣义，荔枝乡土岭南春。
恩泽善心人。

三
高州好，芳誉数夫人°。
一片好心彰正道，三朝功绩铸英魂。
巾帼建殊勋。

四
高州好，春日正逍遥。
满树桃花轻露眼，一江烟水急来潮。
新燕早归巢。

五
高州好，荔韵最销魂。
一壑山风青到眼，千家花气树成邻。
惊羨大唐人。

注:①残船:指石船苍苔，高州旧八景之一。②丹灶:指潘仙丹灶。③夫人:指冼太夫人。

家乡那棵杨桃树

■ 梁少波

离乡多年，岁月如梭。儿时的点点滴滴渐渐淡忘，而村中那棵老杨桃树，却在我记忆中深深铭刻。

杨桃树长在村头岭脚下，前面是一座四合院砖瓦房，传统的粤西民宅，后面是陡峭山崖，山崖不到三层楼高，借助崖壁裂缝间顽强生长的藤蔓和芒草可以攀爬上去，那是小伙子打野战常攀援的捷径。树下是一片宽敞的空地，树荫遮蔽着地面。这里大人鲜有涉足，倒是小孩子玩耍的乐园。

从穿开裆裤在村中穿梭时起，我就没听人说过杨桃树的来历，何时、何人栽种不得而知。杨桃树的老，从树的身上也能窥见，树身要三个小伙子牵手才能环抱，老迈的树干粗壮灰黑、浑厚斑驳，树皮皴裂，如同五叔公额头上凹凸不平的皱纹。受长年风雨、病虫害的侵蚀，树心早已被岁月掏空，烂成一个大大的空心树洞，只剩一副躯壳在苦苦支撑。树洞可以同时装进去两个小孩，小伙子捉迷藏的时候，树洞是最隐秘的藏身之处，只要不出声，很难暴露目标。

别看杨桃树风烛残年的样子，其生命力极强。春寒料峭时节，村头岭茂密的丛林里不时响起布谷鸟清脆婉转的叫声，杨桃树抽出新的枝条，长出嫩绿的叶子，春风一吹，粉红色的小花纷纷从树枝上轻轻地飘落，落在小伙子头上，落在地上，地上宛如铺上了一张粉红色地毯，美丽极了。赤日炎炎的夏天，蝉鸣响个不停，繁茂的枝叶掩盖着澄蓝的天空，洒落一地阴凉，小伙子在树下打野战、做游戏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待杨桃成熟了，果子挂满枝头，把树枝都压弯了，垂涎欲滴的小伙儿爬上树来摘，张口就咬，酸中带甜的味道便瞬间在口腔蔓延开来，顿感精神爽朗。这种味道，成了我记忆中最难忘的味道。

五叔公是村里最年长的老人，说话很有些权威，若撞见小伙子爬树摘杨桃，他便向佬在树下举着拐杖仰着头大声斥责。小伙子虽不情愿却也乖乖地从树上跳了下来溜走。当再次返回杨桃树下时，发现树下摆放着两根长竹竿，消息最灵通的大头强说

是五叔公放这里的。小伙子虽不谙世事，却能读懂五叔公的良苦用心，他是怕大家爬树摔下来。从此，小伙子每人拎着袋子，举着竹竿把杨桃打落下来，带回家切成五角星形状，洒上些许盐粉及辣椒粉，搅拌成一道美味的零食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能在大热天里品尝这样可口的凉拌水果，真是人生一大享受呀！

岁月不居，老树无言。自外求求学、工作后，时间一晃30年，当年玩耍的小伙儿各奔东西，再也没有光顾这棵老树。而久居异乡，难免会乡愁缠绕心头，老树逐渐成了记忆中难以割舍的牵绊。每当此时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忆起杨桃树下的欢声笑语，忆起沉淀在记忆深处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，忆起五叔公站在树下斥责的身影。

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，老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村里的老人相继离世了，五叔公也走了。我一直以为，比村里的老人还老的杨桃树要么被砍伐，要么也跟着老人走了。然而，上个月回了趟老家，却意外得知杨桃树还顽强地活着。我既惊喜又惊讶，急切地沿着杨桃树的方向走去。蹚过几条水沟，绕过几栋新建的房舍，穿过几条巷子，隐约看见杨桃树如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安静地伫立在村头岭脚下，守望着一片土地。我不觉心中大喜，儿时的一幕幕跃于眼前。

抚摸着粗糙的树身，仰望着婆娑的绿叶，我思绪飘摇，一种无以言表的心情袭上心头。多少年来，杨桃树送走了一批批奋战在各行各业的年轻人，如今迎来了——一批批回乡建设新农村的热血青年。它就像是一位坚强的战士，在岁月的洗礼中屹立不倒，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不服老的品性深深地感染着我，教会了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坚强面对，永不放弃。

树下徘徊，蝉鸣鸟啾，炊烟袅袅。我随手摘一个杨桃放进嘴里，甜中带点酸，酸中泛着甜，这种朦胧感的酸甜，正是儿时的味道，是家乡的味道，既有辛酸，也有甜蜜。

橘韵流香

■ 曾耀颜

在时光长河中，我们常常追逐远方的风景，却忽略了身边那一抹悄然绽放的芬芳。于我而言，作为一名教师，每日奔忙于教学楼与办公楼之间，日子仿佛被工作的齿轮紧紧咬合，一刻不停。

然而，在农历二月初一的一个课间，当我穿过“橘韵书廊”，不经意间撞见橘红园里橘红花开的盛景，刹那间，仿若时间凝固，尘世纷扰皆隐去，只余满心满眼的惊艳与沉醉。

那是春的信使悄然抵达人间的信号，是大自然馈赠于这方水土的绝美画卷。橘红花一朵朵、一簇簇，缀满枝头，宛如繁星洒落，又似云霞降临。花瓣娇嫩欲滴，如少女羞涩的脸颊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诉说着春日的情话。每一朵花都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五片花瓣均匀舒展，花蕊金黄，散发着清幽的香气。这香气，不似玫瑰那般浓烈馥郁，却像一缕淡雅的薄烟，丝丝缕缕，萦绕鼻尖，沁人心脾。

我伫立花前，不过短短十分钟，却仿佛经历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。目之所及，皆是春的生机与活力。那花朵儿，或浅笑嫣然，或低眉含羞；它们相依偎，彼此映衬，构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画面。我不禁想起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中的名句：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虽此非桃花，但那同样绚烂的生命之美，却如出一辙。这橘红花，不在这春日里，尽情展现着自己的青春芳华吗？它们不惧春寒料峭，迎着晨曦，向着暖阳，无畏绽放，将积蓄了一冬的力量，化作这一季的灿烂。

回溯过往，日夜奔忙让我错过了校园四季的更迭。当第一缕阳光洒进教室，我便与学生一同沉浸在知识的海洋；待学生就寝，夜

深人静，才匆忙归家。锦鲤池里的睡莲是否已悄然绽放？凤凰树上的鸟巢是否依然呢喃？这些风景，都在奔忙的日子里，被渐渐模糊。眼前的橘红花，如同一位久违的老友，在我疲惫的心灵深处轻轻叩响了一扇门。

它让我懂得，生活并非只有奔忙，还有诗与远方，还有眼前这触手可及的美好。正如陶渊明笔下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在纷扰的尘世间，寻得一方宁静，便能领略自然之美对心灵的慰藉。这橘红花，便是校园里的“南山”，是我心灵得以栖息的港湾。

我缓缓走近，轻抚花瓣，感受着它的柔软与温度。那细腻质感，仿佛岁月的纹理，记录着这片土地的故事。橘城，承载着千年的文化底蕴，化橘红更是其独特的标识。它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巨变，历经风雨，却依然在每一个春天如期绽放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这不恰似一代代学子，在这知识的沃土里茁壮成长，无论未来走向何方，始终铭记着母校之恩，传承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吗？

课间虽短，橘红花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印记。它让我明白，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我们应学会停下脚步，去欣赏身边的美景，去感受生命的律动。哪怕只是十分钟，也足以让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憩，去汲取自然的养分，重新出发。

告别橘红园，回到办公室，橘花的香气似乎依旧萦绕，阳光洒满校园，学生的欢声笑语奏成了青春的旋律。而我，守着书桌，伴着书香与橘花的芬芳，继续书写教育的篇章。

或许，当又一个春天来临，我会带着学生探访橘红园，告诉他们，这橘红花不仅是橘城

贾宝，在这不足500米的古董街上，来回已走上了5大圈。有两家的宝贝，被看好！买哪家的好呢？贾宝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因囊中羞涩，手中只有可支配的10万块钱！东家的，只能买一件；而西家的，签个合约，分期付款，可订下100万的货物。

贾宝再走进西家。西家老板却说：“你刚走，就有几个客官看好我的藏品，都想买，但都给我拒绝了，说你订了货。”

贾宝说：“我还没下订金呀。”

老板笑笑说：“是你的眼神告诉我，这宝贝就你喜欢！你不又回来了吗？”

贾宝不再说话，也只笑笑。心里却说，这老板厉害！

接着老板说：“不过这一回，你10万块拿不走100万的货，只给50万！”

“为啥？”贾宝的心，咯噔了一下。

“不是为啥。我这是‘聚宝盆’，生钱的印钞机呢！”

本想说要80万的货，但又怕老板改口给30万。贾宝就习惯做个手势，敲了敲台面说：“就这么定了。”

挑了几只古瓶和一束莲青花大盘一个，有大明宣德的款。结账60万！老板说：“超了不行。”说了一篓子的好话，老板才勉强同意。签合约，付订金，贾宝抱着这桩宝贝，往回赶。

回家，饭不及吃，贾宝就急着约买家。但这古瓶一摆，贾宝心凉气促，没力再捧最后的一只青花大盘了。这几个瓷瓶，甚存疑，不是仿，就是重烧的假货，但都吃不准。

贾宝肠子都悔青了，是自己的贪心，爱听故事，才上这卖家的套。只把希望寄在，那只

一束莲青花盘

■ 尧晓

一束莲青花盘上了。细看，大盘是正货。贾宝心里说，有这只大盘，也不至于亏大本，就别想赚得盆满钵满了。

买家如约而至，来了三个人。老主顾老谋带着收藏协会的吴老师来，是帮老谋撑眼的。另外一个买家，贾宝不认得，年纪要轻些。

怕露馅，自个儿鉴定有假的几只瓷瓶，贾宝事先藏了起来。

老谋说：“你不是说，进了一批货，让我们来看，怎么就一只盛菜的盘子？”

贾宝就慌说：“给你电话后，我细看，才发现那几只古瓶不地道，就没拿回来，也就只进了这只大盘。你别小看这只大盘，大明宣德一束莲，名头大着呢。”

说罢，贾宝拿眼睛看看仨仁的反应。盘算着，两人争买一只大盘，才有戏呢。嘴挂着笑。

让三位欣赏，把玩那宝贝，贾宝借机沏茶去。

递上茶，看了看大家的脸色。吴老师发话说：“你的普洱是臻品，就这大盘，不咋样！”

贾宝的脸白了一瞬，又马上镇定下来说：“不可能有假，若假，一赔十！”

呷了口茶，吴老师却夸口说：“就是你一出来，抱着这纸箱，我就知道，这盘不是大明的，抑或是个乾隆货。”

神乎？贾宝惊愕，不看也能断代，是何种神物？吹水，吹出血来了！但还是好言说，你还是细看，不说大话吧。

“这书，还用点灯读？”吴老师继续说：



橘花绽放
柯丽云 摄

扫码关注 快捷投稿

的骄傲，更是生活美好的象征，鼓励他们无论遭遇何种困难，都要像橘红花一样，坚持自我，勇敢绽放，追寻属于自己的春天。

真的，最美的风景，往往不在远方，而在我身边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触动心灵，让我们领悟到生活的真谛。

“从器形、画片、釉色，首先是颜料，不是明的进口苏麻离青。那苏麻离青料的青花瓷，蓝色浓艳，银黑的结晶斑，有晕散现象。大明宣德蓝，造型古朴典雅，胎釉莹润，纹饰新颖，青花发色苍翠，这烧制技术已达巅峰。”

末了，贾宝急着问道：“你说了大半天，到底我这藏品，是何朝的宝物？”

“不是早说了，仿宣德款的乾隆盘！”吴老师说。

“不可能！”贾宝申辩说：“这青料不就有一点点发散吗？”

“那是你久看眼花，这盘子哪有银黑结晶斑呢。不要再想当然啦，能到乾隆，就已不错了，只怕是一个意思不到的结果！”

器物达不到宣德本朝，价钱自然上不了。但贾宝却咬定要价80万，而买家最多能出30万。几个回合，也谈不拢，又说过一番题外话，就草草收场了。

客人走了，贾宝晚饭也吃不香，拿着手机，就要联系新的客户。吴老师又折了回来。有点意外，贾宝说：“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吴老师说：“我的宝贝落在你的店里呀！”

“你的宝贝？对，你屁股印，盖在椅子上。”

“不说闲话了，一束莲，我买！”

“你买？不是耍我吧！”贾宝又改口说：“老师有才，我就崇拜你的学问，‘好嘢’就卖给识货的。老师你买，给你优惠，一口价60万！”

“60万太高了，40万吧。”

“没60万，亏本，做不来！”

几回的口舌，50万成交。刷信用卡，吴老师捧着一束莲青花盘，哼小调回了家。

惊喜之余，贾宝心里咕嘟道，原来陪客，才是真正的买家！

第五十章

-1-

中国人有句古话：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”文武的区别主要是属性不同，文在于观赏性，而武则是实用性。既然文艺重于观赏，那便自然带有主观成分，不似论武的有着客观评判标准。

江南市书法界有分量的翰墨人士中，认为许东排名第一，罗为民屈居二者居多。但客观地说，二人在书法艺术上各有所长，许东的狂草在江南市确实无人能出其右，但罗为民独创的罗氏行楷也是一绝，连许东也自叹弗如。

由罗氏行楷书就的打油诗作品，正被张松东捧在眼前细细品赏。字里行间神韵飘飘，隽秀飘逸、禅性浓浓，令他赞叹不已，更觉此佳作定能讨好房产局局长陈焱，助他达成所求。

这时，食乐世界茶艺室经理急步进来，对着罗为民说：“罗厂长，总台有找您的电话。”罗为民随他出了房间，大步走到总台处。两眼瞟了一下周围，没有发现异常，这才拿起话筒：“喂，你是哪位？”

“老板，北边和当地的买卖都做成了。”电话那头直接抛来一句，且未等罗为民接话，便迅速“啪”的一声挂了。

放下话筒，了然对方所传递“好消息”的罗为民，顿觉成就“大事”的快感溢满全身，不由自主地踱起了京剧云步，并以京剧西皮唱腔小声地吟唱：“笑听神仙侃大山——”

看到接电话的罗为民，迈着戏子的步伐，边摇头晃脑边念念有词，神情欢快地回来，张松东便知他此刻应是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，适时地奉承道：“罗厂长呀，我观您印堂发亮，紫气萦绕，定是有喜事临门！”

笑着望向已是房地产大亨的张松东，罗为民猛然想起夫人孙丹曾催促他到市里买一套新房，不要再住在熟人太多的树脂总厂干部楼，才好方便他们继续暗谋贩毒“生意”。他虽年岁已过甲子，脑袋却依然灵光，很自然地就现编谎话：“张总呀，刚才我是夫人电话呀，她钦准我到市里买一套新房，你说高兴不？”

张松东半信半疑，正陷入辨别思考，又听罗为民提到：“哎，市电视台去年不老是谁你景公司花园小区的广告吗？说是‘江景汇景，人间仙境’。现在这个小区还有未卖出去的房子吗？”

◎小说连载 ⑦

一听到“房子”，张松东马上想到房产局局长陈焱在节前饭局时曾说，市里主管住房 and 城乡建设局的副市长很快到龄退休，希望他施展下“通天”的本领帮忙谋得此职位，还给出事成后酬谢费不少于800万的诱人条件。眼前不正有一位与市委书记许东颇有交情的老熟人？刚好趁此机会，一并把这事和罗为民谈了，也许真能帮上忙呢！

如是一番谋虑，脑子转得飞快的张松东哈哈大笑起来，向罗为民竖起了大拇指：“罗厂长，您运气真好！江景花园确实有最后一套‘楼王’，昨天有位大老板很想买下，但我还没答应。如果您要买的话，我给您打个八折的友情价！”

好处送上门，罗为民深觉喜上加喜，用右手拍在张松东肩膀上，高兴地说：“爽快！那我就先谢过！”

见罗为民吃下诱饵，张松东顺势话锋一转：“不过，我受朋友之托，也有件事想恳请您帮忙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脸上佯装为难。

“松东兄，以我俩的交情，哪有什么不帮忙的？你尽管说吧。”这会儿心情大悦的罗为民喷了两下嘴，语气轻松。

张松东便把陈焱想谋求副市长之职一事掐头去尾地道出，郑重地拜托罗为民到许东书记那儿做做铺垫，“老罗啊，这事若成了，绝对少不了你的那一份！”他边说边用双手摆出“300”这个数字，同时以口型补充：“是‘万’哦！”

不愧是商人，求人代为办事也不忘牟利，偷偷将“好处费”的大头留在自己口袋。

罗为民很了解许东的人，严于律己、廉洁勤政，是始终保持共产党员信仰本色的好领导。陈焱想走用钱买官这条路，在许东那里肯定行不通。可自己刚已答应张松东说愿意帮忙，只好委婉提出：“松东兄呀，以我对许书记的了解，陈焱想买官这事，让许书记知道了怕是会适得其反呐！如果你不信，我可以约他吃饭，此事由你来讲。怎样？”

沉默思考了一会，张松东相信罗为民所说不假，面上堆满感激：“哎呀，感谢老领导指点！差点弄巧成拙坏了别人的大事，那我给陈焱回话便是。”

也经

■ 阿明

“松东兄，不如这样，年初六我们市里几位书法‘发烧友’会聚一聚，许书记也参加。我到时候侧面探听下副市长人选定了没有，然后告诉你，可好？”罗为民有点过意不去，决定还是帮一帮。

“您真是太仗义了，松东在这里先代陈焱谢谢您！”话音未落，张松东一个作揖弯腰表示叩谢。刚直起腰，别在他裤腰皮带上的传呼机突然震动。

这声响令罗为民也分了神，脑海里倏地跳出一记警醒：“差点忘了，我得尽快核实方才打来前台的那通电话内容！”于是赶紧暴露出体贴张松东的样子：“张总呀，你现在是我市出了名的大老板，肯定日理万机，不像我‘闲庭独坐对闲花’。有事情，你就尽快忙去吧。”

该谈的事谈了，想要的东西也要到了，张松东乐得先走一步。别过罗为民，他按传呼机留言，花了不到半小时便抵达李秀芹所经营的“十八子大快活”美容美体店。

一进店门，认出张松东的大堂经理快步走上前来，点头哈腰：“张总上午好！卢老板吩咐我带您上去。”随着大堂经理上到二楼豪华按摩间，张松东见到了正享受着头部按摩服务的卢国忠。

听到开门声，卢国忠眼睛没睁开便说：“松东，我刚眯一会，旁边有张床，你也找个人来给你松松筋骨吧。待会我们简单吃顿午饭，有件事情同僚商量，下午我就要飞北京了。”

张松东看了眼卢国忠按着头，身穿整套粉色工装的妙龄女技师。不等他发话，一旁惯会察言观色的大堂经理先出声道：“张总，技师已给您留好了，我现在通知她过来上钟。”得到张松东点头，他抬脚就推门而出叫人去了。

“老同学，你是真会享受呀。”望着卢国忠，张松东终于讲话。

“松东兄，人生一世，玩乐为题。你能活到两百岁呀？”卢国忠换成玩世不恭的语气说。

同样热衷于寻欢作乐的张松东，对他这话深以为然，自行躺到另一张按摩床上，不再作声。毕竟人生苦短，尽享各的快乐要紧。连着按摩了两个钟头才到午餐时间。

大堂经理再次出现，引导他们前去另一处的私密就餐包厢，李秀芹已恭候在此，并为他们安排好了丰盛的宴席。简短打过招呼，李秀芹象征性地敬了两位老同学一杯红酒，便识趣地借口离开。

随后的午餐时间里，二人一番举杯推盏，于嘻嘻哈哈之间就谈妥了一单互惠互利的新交易。卢国忠“交出”的是自己手中更高级别的人脉，替张松东助推陈焱戴上“副市长”这顶乌纱帽。作为回报，张松东和陈焱不仅要给卢国忠300万用于疏通关系，更重要的是要把市房产局新建大楼的工程，交给卢国忠夫妇刘海运开的公司承建。

卢国忠一想，自己只消同有关领导打声招呼，便能为姐姐卢国容家拿到一单两亿多的大工程，还有300万收入自己囊中，心里着实满意。而张松东的高兴不比他少，简单做个中间人牵牵线，也轻而易举就拿到了500万，心里不由得感叹，社会关系也是“效益”啊！

交易谈妥后，张松东送走了卢国忠。店门口，李秀芹闪了出来，站到张松东身侧，朝着卢国忠驱车绝尘而去的方向撇撇嘴：“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！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张松东没搞懂她这句骂语，愣了一下。

“你不知道，就春节那天卢国忠来店里按摩，他要找个年纪最小的技师，刚好有一个新来的乡下妹子。妹子给他正经按摩着，谁知他兽性大发硬是把人给强奸了。人家还是黄花闺女呐！”

原来发生这么一出，张松东摸着下巴继续发问：“后来怎么处理？”

李秀芹叹了口气：“那妹子本是哭着喊着要报案的，如果真报了案，我这儿岂不是要关门了？好说歹说才把人劝住，最后卢国忠花了一大笔钱才摆平了这件事。”

提到这事，有着同样不幸遭遇的李秀芹，难免又想起了自己被范文喜凌辱的痛苦情形。不等张松东接话，她自顾自地咬牙切齿道：“之后那妹子回了乡下。她痛哭着离开的样子，真可怜！这些畜生都会有报应的！”

作为令李秀芹遭受那次侵害的“推手”，张松东可不想再谈此事，便转移话题道：“秀芹，春节这几天，有其他同学来过这里？”

李秀芹摇摇头。但她想起了另一件事：“哎，上午有个市公安局熟人来按摩，聊天时提到他们内部有人投毒，毒死了几个北京来的大官，公安局里乱成了一锅粥。”顿了顿，她语气变得急促，接着补充：“还有，副局长韩劲全家回山东探亲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也被手榴弹炸了。他家千金，是叫韩小倩吧？不是同龙涛明谈着恋爱吗？不知道龙涛明收到消息没有……”

这番话的信息量过大，张松东听得一阵发蒙。恍神间，美若天仙的韩小倩又浮现在脑海。他多次懊悔那回自己就不该想着慢慢来，明明喝下加药饮料的韩小倩都已成自己“盘中餐”了。如果他像卢国忠那样吃“快餐”，韩小倩就已经是他的人了，哪还轮得着被龙涛明闯进来坏了好事。“可惜哟，这么个美人现已香消玉殒，唉，自古红颜多薄命啊。”他不知韩小倩并不在爆炸现场，竟误以为佳人殁了，半真半假地感叹起来。

单纯的李秀芹也误会了，认为张松东的神情恍惚是在为龙涛明难过，还特意提醒：“松东，你联系一下龙涛明，看看我们这些同学有没有可以帮上忙的？”

帮忙当然可以有！这种遇到打击的困难时候送份人情给龙涛明，往后自己用得着他的时候，他就无法不考虑情面了。这么一想，张松东当即折身返回大堂，用前台电话拨通传呼台给龙涛明留言，让他尽快复机。

这通留言送达龙涛明的传呼机时，他人正在总厂会议室里，忙着同总工程师冯伯良、生产部长江华等技术骨干，一起研究寒雪主导的塑料钢中试项目。

拿着不停振动的传呼机，龙涛明担心哪里有事找，从会议中抽身回了办公室去复机。当听到张松东告知，韩劲一家在山东老家被炸的消息时，脑袋似“轰”的一下炸开。他不只为韩劲夫妻的安危忧心，更为得知这个消息后难过心焦的韩小倩深深不安：“我柔弱的小倩，怎么能承受得了这种打击啊！”顾不上礼数周旋，龙涛明挂断同张松东的电话，转而急呼韩小倩。

可韩小倩此时已在干警的陪同下离开了江南市，无法接收到讯号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龙涛明的心仿佛在燃烧，任凭他双眼如何死盯着，办公桌上的电话机一直像座孤坟，毫无动静……